

繪圖宋史通俗演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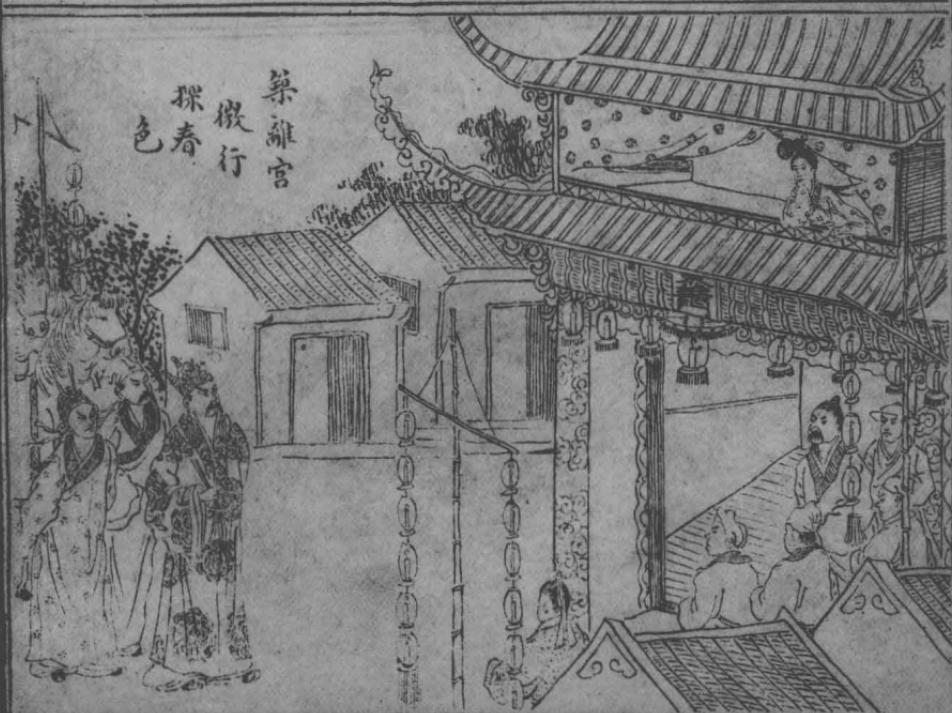
冊六第

巧排
擣毒死
輔臣



喜招徠
吳族歸





扶妓縱
惟歌
樓破澤



屈尊就宴
相府承恩



帝特強稱邦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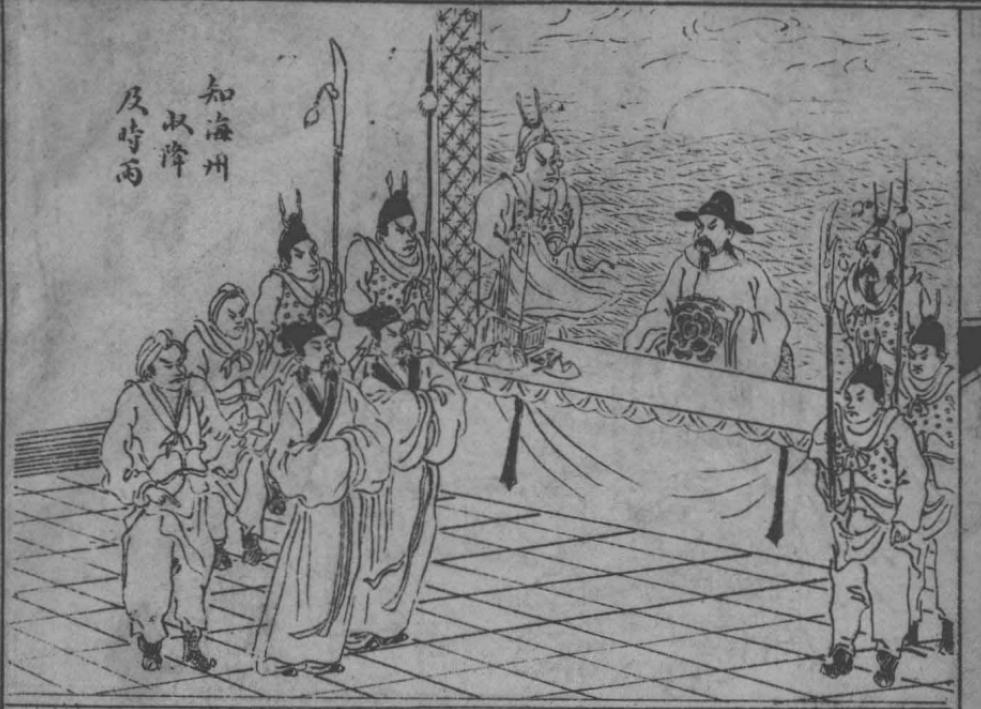


遼金攻使通遠





知海州
叔降
及時雨



破杭城計出智多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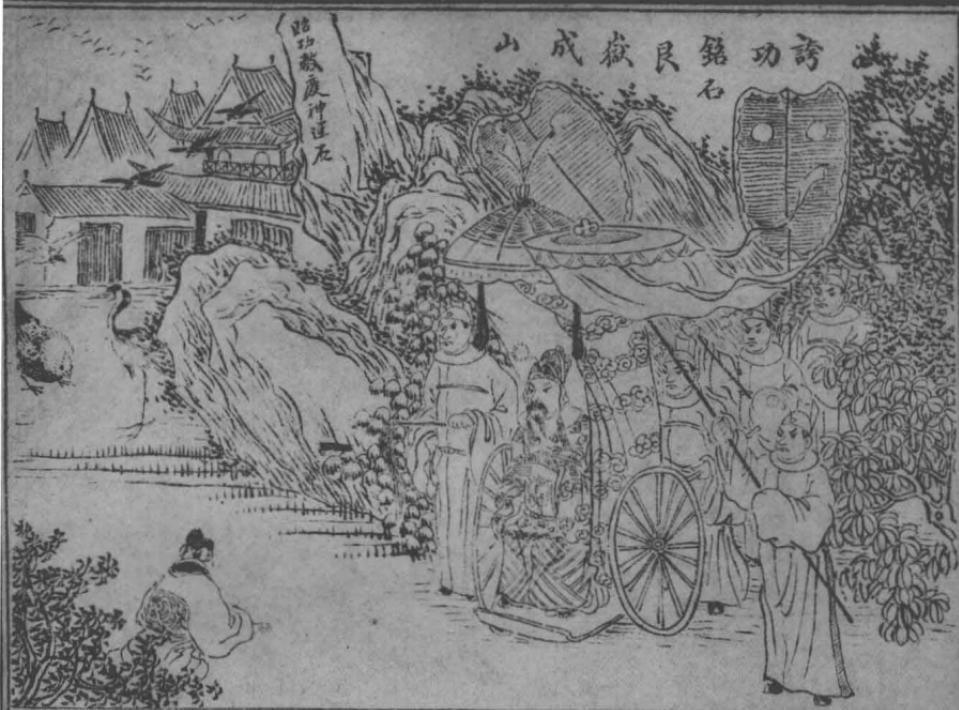


宋史通義
卷六圖
八深巖得
擒叛首



征
匈奴
再挫
王師









第五十一回 巧排擠毒死輔臣

喜招徠載歸異

却說徽宗再相蔡京。復用京私親為龍圖閣學士。兼官侍讀。看官子蔡攸。攸在元符中。曾派監在京裁造院。徽宗尚在端邸。每退朝。退後。被必下馬拱立。當經端邸左右。稟明係蔡京長子。徽宗嘉他有禮。記憶胸中。即位後。賜號為鴻臚丞。賜進士出身。進授祕書郎。歷官集賢殿修撰。此時復升任學士。父子專寵勢益薰人。攸毫無學術。唯採獻花石禽鳥。取悅主心。京亦仍守故智。專以誘致蠻夷。捏造祥瑞。哄動徽宗侈心。邊臣暗承京旨。或報稱某蠻內附。或奏言某夷乞降。其實統是金錢買囑。何曾是威德服人。還有甚麼黃河清。甚麼甘露降。甚麼祥雲現。甚麼靈芝瑞穀。甚麼雙頭蓮。甚麼連理木。甚麼牛生麒麟。禽產鳳凰。外臣接連入奏。蔡京接連表賀。齊小白所見乃是矣。既非象因且徽宗已撫有中國。降而為霸。亦何足賀。徽宗方喜諭道。水使者趙霆。自黃河得一異龜。身有兩首。貴呈宮庭。蔡京即入賀道。這是齊小白所謂象罔。見者主霸。臣敢為陛下賀。人主使都是他一既而都

這也賴卿等輔導。呢。京拜謝而退。忽鄭居中入奏道。物只一首。今忽有二。明是反常。為妖。令人駭異。京乃稱為瑞物。居心殆不可問呢。一語已足。徽宗轉喜為驚道。如卿言。乃是不祥之物。說至此。即命內侍道。速將兩首龜拋棄。金明池不要留置大內。內侍領旨。攜龜

自去越日竟降旨一道命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好官想了

蔡京聞悉情形。很是快快過

了數月。又有人獻上玉印。長約六寸。上有篆文。係是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

應不可欺

再用秦
皇故智徽宗賜名鎮國寶。復選良工另鑄六印。仿合秦制天子六璽成數。與元符時所

得秦璽。共稱八寶。進蔡京為太尉。至大觀二年元日。徽宗御大慶殿。祇受八寶。赦天下

罪囚。文武進位一等。蔡京得晉爵太師。童貫竟加節度使。宣撫如故。未幾。貫復奏克復

洮州。詔授貫為檢校司空。官官得授使
相以此為始又擢京私黨林摶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

丞。先是河南妖人張懷素。自言能知未來事。與蔡京兄弟秘密交通。至懷素謀為不軌。

事發被誅。獄連蔡京兄弟。并及鄧洵。武諸人。洵武坐罪免官。蔡卞亦落職。京亦非常憂

慮。虧得御史中丞及開封尹林摶同治是獄。替京掩覆。京乃免坐。由是京與余林兩人。

結為死友。極力援引。遂得輔政。是時尚書左丞張康國已進知樞密院事。他本由蔡京

薦引。不次超遷。及既任樞密。又與京互爭權勢。各分門戶。有時入謁徽宗。免不得詆毀。

蔡京。徽宗也覺京驕橫。密令康國監伺。且諭言卿果盡力。當代京為相。康國喜躍得很。

日伺蔡京舉動。稍有所聞。即行密報。翻手為雲覆手雨是小人常態蔡京也已察悉。遂引吳執中為中

丞。囑令彈劾康國。那知康國已得消息。竟爾先發制人。趁着徽宗視朝。亟趨入跪奏道。

執中今日入對。必替京論臣。臣情願避位。免受京怨。徽宗道朕自有主張。卿毋多慮。康

國退值殿廬。執中果然進見。面陳康國過失。徽宗不待詞畢。便怒目道。你敢受人唆使。來進讒言麼。朕看你不配做中丞。與我滾出去罷。執中撞了一鼻子灰。叩首退朝。面如土色。是夕。即有詔謫責執中。出知滁州。做蔡家狗應該如此。看官試想。這陰謀詭計的蔡京。遭此一挫。怎肯干休。於是千方百計的謀害康國。康國恰也小心防備。無如明鎗易躲。暗箭難防。就使凡百慎密。保不住有一疏。一日康國入朝。退趨殿廬。不過飲茗一杯。俄覺腹中大痛。狂叫欲絕。不到半時。已是仰天吐舌。好似牛喘一般。殿廬直役的人慌忙昇他至侍漏院。甫經入室。兩眼一睜。頓覺嗚呼哀哉。大命告終。廷臣聞康國暴死。料知中毒。但也不便明言。徽宗聞報。暗暗驚異。表面上只好照例優卹。追贈開府儀同三司。且給他一個美謚。叫作文節。算是了局。語帶雙敲。莫非諷刺。所有康國遺缺。即命鄭居中代任。別用管

師仁同知院事。會集英殿廬唱貢士。當由中書侍郎林撝傳報姓名。貢士中有姓甄名盍。撝却讀甄為煙。讀盍為央。徽宗方御殿閱冊。不禁笑語道。卿誤認了。撝尚以為是。並不謝過。字且未識。奈何入仕中書。同列在旁匿笑。撝且抗聲道。殿上怎得失儀。大學聞了此言。很是不平。當由御史劾他寡學。並且倨傲不恭。失人臣禮。乃罷撝職降為提舉洞霄宮。用朱深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昂亦京黨。舉家不敢言京字。倘或誤及。輒加笞責。昂自誤說。即自批頰。京喜他恭順。薦擢是職。惟鄭居中既秉權樞府。與蔡京本有夙嫌。暗

地裏指使臺諫陳京罪惡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等受居中囑託挨次劾京連上數十本尚未見報又經居中賣通方士郭天信密陳日中有黑子為宰輔欺君預兆徽宗正寵信天信不免驚心乃罷京為太乙宮使改封楚國公朔望入朝殿中侍御史洪彥昇毛注等申論京罪請立遣出都太學生陳朝老等又上陳京惡共積十四款由小子揭綱如下

濱上帝 周君父 結與拔 輕爵祿 廣費用 變法度 妄制作 喜尊說

籍臺諫 炽親黨 長奔競 崇釋老 穷土木 斎遠畧

結末數語是引用左傳成文有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等詞徽宗只命京致仕仍留京師用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陳朝老又上言執中才不勝任徽宗不從到了大觀四年夏季彗星出現奎婁間徽宗援照舊例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陳闕失無益終歸有名

石公弼毛注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說京不軌不忠多至數十事因貶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余深失一黨援心不自安亦上疏乞罷出知青州時張商英調知杭州過闕賜對語中頗不直察京暗合帝意遂留居政府命為中書侍郎商英因將京時苛政奏改數條中外頗以為賢徽宗遂進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巧彗星隱沒久旱逢雨一班趨炎附熱的狗官稱為天人相應歸功君相連徽宗亦欣慰異常親書商霖二字

作為賜品。必如此。本商英益懷感激。大加改革。將蔡京所立諸法。次第罷除。并勸徽宗

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一時推為至言。

為節取計

徽宗初甚信任。後來覺得不甚適意。

漸漸的討厭起來。

主德之替
即誤於此

左僕射何執中。本是蔡京同黨。所有一切主張。概從京舊。

偏商英硬來作梗。大違初心。遂與鄭居中互為勾結。想把商英推翻。便好由居中接任。

且因王皇后崩逝。已隔二年。

王后崩逝在大觀二年
秋季此處乃是補筆

眼見得中宮位置。是鄭貴妃接替。

居中與貴妃同宗。更多一重希望。所以與執中聯同一氣。

日攻商英短處。果然大觀四

年十月。鄭貴妃竟受冊為后。

居中以為時機已熟。稍稍着手便好。將商英捋去。穩穩的

做右相了。不料鄭皇后密白徽宗。言外戚不當預政。必欲用居中。寧可改任他職。

徽宗竟毅然下詔。罷居中為觀文殿大學士。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居中接詔大驚。明知鄭

后恃寵沽名。因此改任。但為此一激。越覺遷怒商英。先令言官劾他門下客唐庚。由提

舉京畿常平倉。竄知惠州。再由中丞張克公劾奏。商英與郭天信往來。致觸動徽宗疑

忌。竟免商英職。出知河南府。尋復貶為崇信軍節度使。

天信亦安置單州。原來徽宗在

潛邸時。天信曾說他當居天位。嗣因所言果驗。因得上寵。此時恐商英亦有異徵。為天

信所賞識。乃將他二人相繼黜逐。免滋後患。其實統是輔臣爭寵。巧為排擠。有甚麼意

外情事呢。

商英免職似不甚惜但何執中等且不若商英豈不可歟

商英既去。何執中仍得專政。蔡京貽書執中。請

商英免職似不甚惜但何執中等且不若商英豈不可歟

宋史通俗演義

他援引執中却也有意。但又恐蔡京入都。未免掣肘。因此躊躇未決。可巧檢校司空童貫奉命使遼。帶了一個遼臣馬植回至汴都。竟將馬植薦做大官。一面召還蔡京復太師銜。做一個好帮手。鬧出那助金滅遼。引金亡宋的大把戲來。

好輩

小子於違邦情事。

已有好幾回未曾談及。此處接敘宋遼交涉。理應補敘畧述。以便前後接洽。自神宗信

王安石言。

割新疆地七百里界遼。

遼人纔無異議。

應四

十回

遠主

洪基

有后蕭氏

才貌超羣

工詩文。好音樂。頗得主寵。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

一譯作耶律伊避

專權怙勢。忘后明敏。陰

與宮婢單登等定謀。

誣告與伶官趙惟一私通。

洪基不辨真偽。

即將趙惟一繫獄。囑耶

律乙辛審問。病鬼扯着闕羅王。還有甚麼希望。

三木交逼。屈打成招。當由乙辛冤枉定

讞將。

惟一置諸極刑。連家族一併駡戮。那時這貌賽西施才侔道韻的蕭皇后。害得不

明不白。無處伸訴。只好解帶自經。死於非命。

可憐

蕭后

生子名濬。

已立為太子。

乙辛恐

他報復密令私黨蕭霞抹

一作蕭薩滿

進妹為后。讒間東宮。洪基正在懷疑。那護衛耶律查

刺查刺一譯作扎拉。因乙辛囑委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

撒刺一譯作薩刺

及忽古

一譯作和爾郭

等密謀廢

立洪基。又信為實事。廢濬為庶人。徙錮上京。乙辛確是亮很。待濬就道。竟遣力士行刺。

途中。可憐濬與妃子蕭氏同被殺死。濬子延禧。未曾隨徙。幼育宮中。乙辛又欲謀害。虧

得宣徽使蕭兀納

一作烏納

夷離畢

勒希已

蕭陶魂

陶一

等密諫洪基。請保護皇孫。為他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